

长篇自传体小说

虹影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HONGYING

◎ 虹影的自传是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写照，

关于生存，关于自我的发现。

英国《星期泰晤士报》一九九八年八月九日

饥饿的女儿

饥饿的女儿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饥饿的女儿/虹 影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0.4
ISBN 7-5411-1869-9

I. 饥... II. 虹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4189 号

策 划: 祝大棣

责任编辑: 何彦达

封面设计: 周靖明

版面设计: 史小燕

责任印制: 黄 迅

责任校对: 三 笑

书 名 饥饿的女儿

定价 16.00 元

作 者 虹 影

ISBN7-5411-1869-9/I·1621

2000 年 4 月第一版

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

1/32

印张 10

字数 192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 邮政编码 610012

电话: (028) 6666700 [发行部] 6662959 [编辑部]

电子信箱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 不得销售; 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

举报电话: (028) 6636481 6241146



作者简介

虹影

，一九六二年生于重庆。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、上海复旦大学读书。代表作有：

《女子有行》《饥饿的女儿》《伦敦，危险的幽会》等。

编著有《海外中国女作家小说精选》《海外中国女作家散文精选》《以诗论诗》《中国女

作家异域生活小说选》《墓床》等。

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，中国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、新诗奖。两部长篇小说被译成多种

文字在英美德法意等国出版。长篇自传体小说《饥饿的女儿》

获中国台湾1997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。

现居伦敦。

目 录

饥饿的女儿	7
-------	---

附 录：

虹影：双重饥饿的女儿	刘再复 315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长篇自传体小说

虹影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HONGYING

◎ 虹影的自传是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写照，

关于生存，关于自我的发现。

英国《星期泰晤士报》一九九八年八月九日

饥饿的女儿

饥饿的女儿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饥饿的女儿/虹 影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0.4
ISBN 7-5411-1869-9

I. 饥... II. 虹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14189 号

策 划: 祝大棣

责任编辑: 何彦达

封面设计: 周靖明

版面设计: 史小燕

责任印制: 黄 迅

责任校对: 三 笑

书 名 饥饿的女儿

定价 16.00 元

作 者 虹 影

ISBN7-5411-1869-9/I·1621

2000 年 4 月第一版

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

1/32

印张 10

字数 192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 邮政编码 610012

电话: (028) 6666700 [发行部] 6662959 [编辑部]

电子信箱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 不得销售; 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

举报电话: (028) 6636481 6241146

目 录

饥饿的女儿	7
-------	---

附 录：

虹影：双重饥饿的女儿	刘再复 315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第一章

1

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，甚至对亲人，甚至对最好的朋友。先是有意忘记，后来就真的忘记了。十八岁之前，是没人记起我的生日，十八岁之后，是我不愿与人提起。不错，是十八岁那年。

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，窄窄的向一边倾斜。跨过马路，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——一定又被人盯着了。

不敢掉转脸，只是眼睛往两边扫：没有任何异常。我不敢停住脚步，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，我突然掉转头，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急驶而过，溅起路沿的泥水。两

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，指着车乱骂，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。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，嘴里念叨：“开啥子鬼车，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！”

一阵混乱之后，小街还是那条小街。

我愣愣地站在杂乱的路上。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，弄得自己神神经经？从童年某个岁数起，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：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，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钉梢的人，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。

那个男人，头发乱蓬蓬的，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。他从不靠近我，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。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，且总在学校附近，也从没跟着我走，好像算准了我走什么路，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。

这一带的女孩，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，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。

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，不知如何说才好，说不清楚。很可能，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轨之事，必将臭骂我一顿。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，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，甚至不再神秘。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——大约隔半月或十天，我总有背脊发凉的感觉。此事本没什么可怕可恨，可能与生俱来，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。人一辈子，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，对此，我可以装作不在乎。说实在的，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。

而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，不过是为了某种确

定，就像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。每次这目光都能躲开我：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，一旦看清，反有大祸？

我不敢多想这件事，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，许多事纠缠在一块，串成一个个结子，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，石墙上的苔藓，如鬼怪的毛发一般，披挂下来。

2

我的家在长江南岸。

南岸是一片丘陵地，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，留下一道道沟坎。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，整个城市统统被淹，我家所居的山坡，还会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，顽强地浮出水面。这想法，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。

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，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：野猫溪和弹子石。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，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，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，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。

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，可遥望到江对岸：长江和嘉陵江二条河汇合处，是这座山城的门扉——朝天门码头。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，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，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。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，停靠着各式轮

船，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，在坡上慢慢爬。拂晓乌云贴紧江面，翻出处处闪闪的红鳞，傍晚太阳斜照，沉入江北的山坳里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。这时，江面江上，山上山下，灯火跳闪起来，催着夜色降临。尤其细雨如帘时，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，这座日夜被二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，景色变幻无常，却总那么凄凉莫测。

南岸的山坡上，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、草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偏偏房，朽烂发黑，全都鬼鬼祟祟；稀奇古怪的小巷，扭歪深延的院子，一走进去就暗模糊见不着来路，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劳动的人。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，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：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，顺山坡往下流。垃圾随处乱倒，堆积在路边，等着大雨冲进长江，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。

一层层的污物堆积，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。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，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，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。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，或是在垃圾堆集场，闻到过那么多味道。在各色异味中生活，脚踢着臭物穿行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，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。

老是在说，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，有好多没有爆炸，落在山坳沟渠，埋在地底；国民党一九五〇年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，埋下炸药有几千吨，潜伏特务十几万——也就是说，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，经过五十年代的清

洗、镇压、枪决，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。每天夜里，他们——男特务女特务们——都要出来搞破坏，杀人，放火，奸淫，做各种坏事。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、柏油马路上活动，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：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，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。

只稍走出门来，倚着潮湿湿的墙，侧着耳朵听：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，没准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，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；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，黑毡帽压低，腿上藏着尖刀。阴雨天暗时，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，都是一副特务嘴脸。随便在哪一寸地上，掘地二尺，没准就可挖到未爆炸的炸药炸弹，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，或是用毛笔记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。

而一江之隔，半岛之上的城中心，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，那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到处是红旗，政治歌曲响亮欢快，人们天天在进步，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，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。江之南岸，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，没法理清的贫民区，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，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。

从过江渡船下来，颤颤悠悠过跳板，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，抬起头来，一层层一叠叠破烂的吊脚楼、木房、泥砖土房。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，惟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，面

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，伸向江面。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，它位于野猫溪副巷。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，青石板石级低低高高不匀，苦楝树，黄桷树，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，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。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黑黝黝，一侧墙红黑砖相间，任意地泼了点色彩。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，电劈掉了半壁墙，重砌时，碎砖不够，找来一些红砖填补。

这还不是我的家。从窄小的街上看，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。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，我家院子是六号，顺山坡地势，略略高出前二个还像样的院子，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。天井和堂屋有近二十多平方米，左右是一大一小二个厨房，四个阁楼。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，连接后院，还有阴暗的楼梯，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。

这么一说，像个土财主的宅子。的确，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，一九五〇年共产党来了，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，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。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，立即半被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。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，回廊，后院，偏房，阁楼等等，只是方便的称呼。

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，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人，大都是三代人，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。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，数到一